

# 乳癌非絕症

# 有懷疑就要睇醫生

# 自由談

大約是一九九六年的夏天，一個剛上高中，讀書如飢似渴的少年獲得一本無頭無尾、僅有指甲蓋厚的殘書。書中講述一個奇怪的故事，不知是何朝代，一個被排擠的落寞青年劍客遭到了六兄弟的戲耍，這六兄弟名字相近、武藝高強，偏偏腦子瘋瘋癲癲，行為極其古怪，號稱「桃谷六仙」。青年劍客後來因緣際會，遇到高人指點，習得無上劍法。雖然這劍法招招料敵先機，破敵無數，但青年內力盡失、性格軟弱，也屢屢受挫碰壁。殘書莫名其妙地開始，斷崖般結束，令少年悵然若失，百爪撓心。

經過百般求索，他終於知道了書名《笑傲江湖》，作者金庸。

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，在二〇〇〇年到來之前，以各種途徑讀完了金庸的武俠小說。「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」，皇皇巨著一十四部，數百萬字。

所謂各種途徑包括從圖書館借、站在書店讀、從同學手中軟磨硬泡，撒潑打滾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。那時我經手的每本書都破舊不堪，不知經歷了多少人的手，沾了多少人的口水，但這又有何妨。金庸就是有種魔力，令人沉醉，夜以繼日，欲罷不能。

通讀金庸這一壯舉，確立了我今後在同學中的地位。那時的男生只有兩個話題，一個是武俠，一個是體育。對金庸故事瞭若指掌的我，總能佔據聊天的絕對上風。

何止是金庸。我還讀過金庸新、金庸巨、全庸、金用等多人著作。後來密鑼緊鼓讀了一批古龍、梁羽生、溫瑞安等。

讀來讀去，還是金庸好。古龍或許很有風格，但離金庸還是不及。金庸分明就是武林至尊。

金庸開拓了一個世界。在這個世界，小人物總能逆勢而起，登頂天下。在這個世界，愛恨分明，善惡有報，不管是以郭靖的方式，還是以韋小寶的方式，正義最終戰勝邪惡。我幻想自己也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中，憑藉書生文弱之力，練得一身至尊武術，挽狂瀾於既倒，最後揮手自茲去，江湖寄餘生。

我時常幻想自己是被某個大人物遺棄的孩子。我渴望有人把我從井底撈出來，給我財富、運氣和武力，揚眉劍出鞘，佛擋殺佛。

金庸熱席捲全中國，即使我讀高

每年十月都是世界乳癌關注月，世界各地不同組織均會發起活動，希望喚醒女士們對乳房健康的關注，呼籲她們要有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定時進行乳房檢查。乳癌是香港女士最常見的癌症，平均每十六個女士就有一個會患上乳癌，而且情況有每年上升的趨勢；但與此同時，其實乳癌的治療方法亦不斷與時俱進，病人現在已經可以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法，當懷疑自己出現乳癌病徵兆時，女士們切勿自己嚇自己，以為乳癌病是不治之症而諱疾忌醫。

醫學發展至今時今日，醫治乳癌病，如果仍然在思考「醫好」抑或「醫不好」，其實已經是相當過時的想法。主治乳腺外科多年，見證乳癌病治療方法的進步，乳癌病只要發現得早，痊愈率可以高達八成，剩餘兩成病人即使被界定為未能完全清除癌細胞，透過藥物控制病情，存活期可以年來計算。

有別於身體其他部位的病症，乳癌是一個很人性化的病。全乳切除抑或是局部切對於病人來說是一個差天共地的選擇；就算可以選擇局部切除，割多或割少一厘米都會給病人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，當中包括外觀、心理、康復及後遺症等。所以現在乳腺外科醫生聚焦的，並不單單是割走病人身上的腫瘤，醫生更需要確認病人的意願，就治療方案、手術切除程度為病患者制定一套個人化的方案。乳腺外科醫生同時具備外科整形的技術，可以即時為病人進行乳房重建，減低手術為病人外觀帶來的影響。

回應乳癌關注月的呼籲，乳癌病雖然發病率高，但並非不治之症；只要定期檢查，及早發現的話完全康復比率其實相當之高。當乳癌愈早被發現，病人就會有愈大的彈性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法，將病患對日後生活的影響降至最低。

# 反覆讀金庸，只因他值得

王樂

中的那個小鎮也未能幸免。《新神鵬俠侶》、《天龍八部》等電視劇掀起的狂潮，更是將金庸推向神的地位。王朔在報紙上發表一篇《我看金庸》，說了幾句真話，被全體金迷鳴鼓齊攻。當時的王朔多狂，敢在報紙指點魯迅，一人獨挑文壇，金迷讓他吃了一癮。

全民金庸熱進入高潮時，我的金庸熱開始降溫。金迷分布極廣，不只販夫走卒，也有文人雅士。北大一群學生學者一擁而上，要把金庸推上文學的神壇。他們是真正的金庸迷，典故信手拈來，擅長利用各種理論工具，引經據典，幾乎把金庸吹成「五百年來白話第一人」，要和魯迅比肩。我聽了都替金庸臉紅。

好在金庸本人冷靜地給粉絲狂熱降了溫。具體措施我忘記了。他不是魯迅第二，但武俠小說第一人這一稱號，他當之無愧。他不必進入文學史，但他牢牢佔住了通俗文學史的巔峰位置。

試問今天有哪位在世作家擁有和金庸比肩的大眾影響力？

大學之後，我依然會偶爾讀一讀金庸。身邊總有武俠迷，總在不經意的時候看到一本金庸，拿起來讀，隨時都能讀進去。上網隨便逛逛，經常看到有人拿金庸筆下的典故舉例或打趣。有井水之處有金庸，此言果真不虛。

雖然不算如數家珍，《神鵬俠侶》、《鹿鼎記》、《笑傲江湖》等書，我的確讀了不止兩三遍。

很多事情只有隔着距離才能看清楚。金庸去世了。我也讀過一些書，也覺得武俠小說只是扯淡。我認同王朔的看法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不得不承認，金庸自有其偉大之處。

他營造了一個快意恩仇的世界，使一代人沉迷其中。他的文字平和雅正，是極為準確和優美的中文。他格局宏大，善於布置敘事結構，草蛇灰線，不支不蔓。他用筆構建了一個文人的理想國度，上通古代士人，下啓一代大眾。他數十年筆耕不輟，不斷修正小說，以期完美。

金庸從《書劍恩仇錄》中的大漢族傾向，到《鹿鼎記》開始反省民族觀、家國觀，領先不知多少今天的人。他在《笑傲江湖》對建國十七年後十年的影射，更是許多作家所不及的筆力。他和時代產生共鳴。

衡量作家價值的標準，永遠是作品。金庸走了，但他的作品永遠地留下來了。我一再地重讀金庸，不是為重溫記憶，而是因為他值得。



►金庸作品值得反覆閱讀

資料圖片



# 人間旅人

長輩，仍然廝守終生；多少在壯年時病殞的好友，留下青春的音容永不消逝。可是，我不迴避那擦肩而過的「它」。

曾幾何時，我課上的嘉賓林奕華出了一串問題考我的學生。他善於思考，也善於激發人思考。人人的回應，彷彿都是他所能預見的，然而卻沒有人可以事先猜透他。所以，每次他

# 死亡別狂傲

陳劍梅

「死亡」永不會擦肩而過而不傷你的心和身體。我身邊有多少至愛的朋友遇上奪命的意外後仍未離開劫難；多少中年時已失去配偶的

氣並不大，在香港也是令人唏噓不已的一位過氣女星，然而但凡有提到她的媒體報道，都離不開「靚絕五台山」這個她風光無限時期的封號。這裏說的「五台山」自然不是金庸筆下《鹿鼎記》裏順治帝出家那一座，而是香港九龍塘小山坡上的廣播道。數十年前，九龍塘廣播道就是整個香港的傳媒中心，三家電視台、兩家電台都盤踞在山坡上，因此被稱作「五台山」。我想，把傳媒集中在一座山頭，當中也有港英政府對控制輿論的考慮。在修築廣播道的時候，港英政府更是把道路修築成只有一個出口，這彷彿也暗喻了險惡娛樂圈的華山一條路，只要開始了，就不得不硬着頭皮走下去……

年輕的這一代人自然是沒有經歷過「五台山」瘋狂追星的情形的，但在那香港娛樂產業最鼎盛的時期裏，粉絲們舉着海報與禮物站在電視台大門兩端的強大氣勢，想來也是不會輸給今天的這些流量明星的。劉美君在《廣播道神話》裏唱着的：「在這小小山坡的斜路，是以一點點星光來造，多少光輝故事能做到……」正正是這昔日「五台山」的輝煌。

如此想來，廣播道上美女如雲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，能把「靚絕五台山」這樣的名頭扛在頭上，藍潔瑛當然美得絕不簡單。一九八四年，藍潔瑛從無線的藝員訓練班脫穎而出，跟她同期畢業的大明星，還有劉青雲、劉嘉玲、吳君如、曾華偉。這是香港造星工業最繁榮的「黃金一代」。

從《還我本色》、《畫出彩虹》、《六指琴魔》到《蓋世豪俠》、《義不容情》……那個年代港產片裏的藍潔瑛正值青春，自然是明艷動人的。但若說到「靚絕五台山」的重要論據，很多人還是會提起《大時代》裏艷壓群芳的藍潔瑛。雖然這部劇集的正牌女主角是郭藹明、周慧敏，同時劇裏還有青春正當時的小花旦李麗珍、楊羚，但藍潔瑛演的羅慧玲，才是全劇真正的靈魂女主。

《大時代》裏的羅慧玲這個角色跟藍潔瑛本人有着一種莫名的人生契合度，按現在的話來說，大概算是本色出演吧。劇中的羅

# 品味意大利麵

白頭翁

我在美國想吃碗中國麵條有點難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麵館，卻是越南粉，但在美國幾乎無處不在賣意大利麵，不但餐館是必備餐，甚至直接走進家庭。美國一家「吃貨」網站曾搞過一次民吃調查，調查的對象是美國人，不包括華人，也不包括意大利人，結果讓中國人不願相信，只有萬分之三的人吃過中國麵，還說不清楚吃的是哪一款中國麵，而卻有八百多人吃過意大利麵，甚至在「麵食之都」的中國，意大利麵依然暢銷，橫闖中國碼頭。恩惠於千百年來吃慣中國麵的中國人。

即使在北京麵館的旁邊，甚至就在隔壁，意大利麵依然火爆，我親眼所見，西軍一家意大利比薩麵館排隊吃的人至少排出一百多米。簡直讓我難以相信的是，他們等那麼耐心，那麼和悅，那麼知趣，那麼文質彬彬。恰恰是在同一天，因為飛機晚點，旅客等煩了，等躁了，等急了，於是群起而大鬧。但意大利麵能讓他們心平氣和、心甘情願地開練「持久站」。美國人說，意大利麵恩惠美國千家萬戶。美國人愛較真，愛追蹤知識產權，他們在研究是誰發明了意大利麵？這份幾乎擁有整個

# 死亡別狂傲

陳劍梅

氣定神閒，被問的卻會緊張。那天他問我們最害怕的是什麼，每位同學回答後，他都沉默，認真想想。沒多久，問題竟然落在我身上，他聽了我說，便開心失笑了，問我個究竟。我說我最怕「死極都死唔去」（即陷於瀕死狀態卻遲遲不死），因為不願麻煩身邊的親友。

我經常會想想死後的事，例如自己可以化成白灰，散落在可以安歇的水邊，因為感覺自己活過、痛過、愛過，已經珍惜生命每分每秒，「它」再來尋索，我便好好迎接，不會傷感。曾經最痛是兩位恩師分別在壯年及中年時病逝，更想不到，兩位學生最近離世給我的傷痛不減當年。二十五和二十七歲風華正茂時，

# 永別藍潔瑛

鍾亦



▲藍潔瑛曾有「靚絕五台山」的封號  
▲藍潔瑛在《大時代》中飾演羅慧玲一角

慧玲當大巴司機撐起整個家，養大幾個並非自己親生的子女，從小屋搬到大屋，一步步從人生谷底爬起來。當生活的苦難加諸於角色頭上時，不施粉黛的藍潔瑛，竟然演出了一種極不尋常的美態，怎叫人不印象深刻？

可惜，星光熠熠的「五台山」也終有大廈將傾的一天。一九七八年，佳藝電視開業三年後倒閉，「五台山」很快就變成了「四台山」。一九九二年，隨着無綫電視的搬遷，「五台山」進一步萎縮，後來，收視率漸漸墊底的亞洲電視，也在二〇〇七年移至大埔並最終以停播收場。如今的廣播道，已再也沒有電視台，只得商業電台、香港電台兩家電台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「廣播道」。不得不說，香港影視產業的沒落是有目共睹的，即便他日，香港娛樂產業還有興盛昌旺的好日子，藍潔瑛也等不到，她的生命，永遠停在了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。

回過頭來看，「靚絕五台山」這五個字中，一個「絕」字，彷彿已把藍潔瑛的一生說盡。藍潔瑛的靚，是公認的靚。但靚到絕處，也許就是紅顏薄命，香消玉殞。但這樣的美，誰又有資格說美得不對？

藍潔瑛走的那一天，所有跟她離世有關的新聞，大都引用了「公屋散發陣陣惡臭」或「慘死廁間」這樣聾人聽聞的字眼。坦白說，這樣的寫法是讓人難過的，即便這是新聞的事實。我不願意承認，如今的觀眾確實

# 品味意大利麵

白頭翁

世界的知識產權。

有一種最流行的說法是意大利麵來源於中國麵，中國麵是宗是祖。中國人高興，中國麵神氣，認為理所當然，並且有根有據，意大利麵是在十二世紀由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到意大利，意大利麵是中國麵的一支，就像湖北的乾熱麵一樣。意大利人說，那是東方人的傳說，意大利研究馬可波羅的專家說，馬可波羅確實去過中國，說馬可波羅夢遊中國只是臆想，馬可波羅遊記不是《西遊記》，考證之一就是馬可波羅把意大利麵傳到中國。中國人把意大利麵中國化了。誰前誰後？難分伯仲。

據我考證，麵產於麥，而小麥的產地是在兩河流域，兩河文明萌發的小麥，距今應有一萬年矣。然而那時的小麥和後世的牧草一樣，兩河流域的祖先亦未拿它當民以食為天的天。小麥先不為人食之，而是畜食之；隨之分為東西兩道，各走一邊，東傳歐洲，西走中國。傳到當時的西域諸國已經是距今三千八百年至三千六百年，這在新疆南疆的新塔拉遺址，小河墓地等考古挖掘中已經得到證實，也就是說，在過去的六千多年中，每一千年小麥西行一千公里。但那時小麥的最大貢獻就是經由畜吃變為人食，但因為麥粒有硬殼和一層粗粗的麩子包裹，只能果腹不能美食。據現代考古考證，

他們情願不情願，都走遠了。感覺死亡不會帶來生命中不能容忍的損失，要是自己忘記了，便真正地損失了。兩位恩師在我腦海中仍然聲音無改鬢無衰；兩位學生在我心中仍然美麗優秀，他們都是電影專業的研究。生。燈光和自然光都溜進來，攝影機開始滾動了，他們分別曾經在不同的學生短片中擔演大小角色。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北京本科主修表演，再去英國諾丁漢進修傳播學後才來港再進修電影的同學。他的演技已經很成熟，收放自如，在一個戲中飾盜賊英雄，碰上了舊愛，能放下自己的計劃，暗中救了她。現實生活中，他同樣充滿着愛、熱誠和活力，我們永遠記取。

# 永別藍潔瑛

鍾亦



▲藍潔瑛曾有「靚絕五台山」的封號  
▲藍潔瑛在《大時代》中飾演羅慧玲一角

正活在一個無法接受別人走「下坡路」的壞時代——明星紅了，就要一直紅下去；明星美了，就要一直美下去。大家彷彿忘記了「花無百日紅，人無再少年」這個淺顯的道理。歲月無情，再輝煌的明星也將有退居幕後，老態龍鍾的一天，這是自然的規律，強求他們都有吃了防腐劑般長生不老的能力，難道不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笑話嗎？

藍潔瑛淡出娛圈的後半生，的確不是光鮮亮麗的，甚至可以說是有些清苦的。也有人說，藍潔瑛的晚年近乎瘋癲，但誰又能否認，那或許就是她自己的另一種美學呢？一種與世無爭，不再介懷鏡頭前的模樣時的生活之美。《大時代》裏的羅慧玲臨死之時，沒有選擇丁蟹的名貴戒指而是艱難地爬到廉價戒指的那一幕，令人記憶猶新。而現實生活中的藍潔瑛，其實也是這樣選的，在她自己選擇的道路上，走到了最後。

我想，香港之所以讓人熱愛，不僅僅是因為它有着太多令我懷念的人事物，還因為它能繼續包容着一些不太一樣的生活方式，讓所謂的「瘋」人也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，依舊保持着最後的體面，留有尊嚴地活下去。

如今，香港再無「五台山」，觀眾也必須永別藍潔瑛了。無論過往的是是非非究竟如何，希望這位一生跌宕起伏的凄美女子能在天堂得以安息。

# 品味意大利麵

白頭翁

直到西漢時期，中國人才真正吃上麵，因為那時中國人發明了石轉磨，經過二千年的歷程，中國人終於把麥粒脫殼去麩，吃上了真正意義上的麥麵，麵食。可以說，中國春秋並無麵，老子、孔子並未吃過麵條，他們只可能吃麥飯、麥糜粥。

我看過電影《趙氏孤兒》，裏面葛優演的程嬰，回到家中，盤腿一坐，端起碗來，挑起筷子大吃撈麵，此乃無知的穿梆。據我推測，中國麵中，推宗論祖應該是新疆的饅和新疆的拉條子。而小麥的東傳是因為古羅馬的興盛和擴張，西征和戰爭，他們首先把小麥作為軍糧，很可能是軍馬的口糧帶回羅馬，意大利人開始琢磨怎麼能讓馬糧變成餐桌上的美食。中國人是先有杵臼脫粒，又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和偶然的機遇才發明了石轉磨，古羅馬人是如何脫粒，又是如何把顆粒變成麵粉的，沒能看到這方面的實記，但在古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時，為了慶祝勝利，全國上下要狂歡數日，狂喝海吃胡鬧，縱情歡歌狂舞，這時期皇帝圖拉真賞賜御食中就有了「麵食」，但不知是麵條還是麵餅，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大約在中國秦漢時期，羅馬人已經開始食意大利麵，已經完成了把小麥脫粒去麩變麵的過程。意大利人可能是歐洲人吃麵食的爺。（未完待續）